

這是一本通俗講解簡化字的書，是專為海外僑胞，港澳台胞寫的。任何一個簡化字，都能在本書中查到與它相應的繁體字。

簡化漢字

一夕談

● 葉 籟

● 上海教育出版社

簡化漢字一夕談

葉 籟 士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簡化漢字一夕談

葉 籟 士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號)

上海市印十二廠印刷

開本 787×960 1/32 印張 1.5 字數 26,000

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,800 本

ISBN 7-5320-0709-X/H·24 定價: 0.62 圓

前 言

《簡化漢字一夕談》，曾於 1985 年 10 月在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連載。現在修訂出版，希望能對目前回大陸探親的港澳同胞、台灣同胞以及海外僑胞閱讀大陸報刊書籍時有點幫助。

這次修訂，主要是補寫了第十節，還增加了附錄。這樣，任何一個簡化字，人們都可以在這裏查到與它對應的繁體字。

葉籟士

1987 年 11 月於北京

同學某君，離國三十餘年，日前從海外歸來。舊友重逢，大家要說的話很多。下面是我接待他的當天晚上我和客人關於漢字簡化問題的談話。

一 簡化字不難

主：歡迎你回來看。當年的同學，聽說你回來都很高興。我想問一句，你剛回到祖國，有些什麼感受？

客：變了，變了，大陸的面貌起了很大變化，變化之大，遠遠超過我的想象！連文字也起了很大變化，許多新字我都認不得了。

主：你說的是簡化字吧？

客：對了，你們叫它簡化字。我這次回來探親，準備在大陸住兩個月，想到處走走看看。但是這簡化字會不會給我的旅游帶來困難，使我變成一個文盲或半文盲呢？

主：哪兒的話，你的顧慮是完全多餘的。今晚你反正沒有別的約會，咱們正可以談談這個問題。我要說，簡化字不難。經過今夜長談，可以使你基本上掌握簡化字。

客：有這麼容易麼？

主：你如果要把簡化字寫得一筆不錯（我指的是寫），那自然要經過一段練習，現在只求讀懂，這對於一個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來說，那是很容易的。

客：對不起，打斷你了。我想問一句：國內寫信寫文章，是不是都必須完全按照簡化字來寫？

主：不，不是這樣。除了小學教師必須一筆一畫完全照簡化字表在黑板上書寫以外，對其他人沒有這個要求。你願意怎麼寫，就怎麼寫，繁體、簡體、行草都可以。如果你寫的東西是供報刊發表的，那麼稿子送到排字房，印出來都是簡體字（少量書籍用繁體字排印，算是例外）。當然，寫出來張貼的公告或者通知，應當用簡體字。

客：我明白了，漢字簡化問題主要的大量的是個印刷上的問題。

主：你說得對。我現在繼續說下去，答覆你提出的簡化字的難易問題。簡化字中有許多字，歷史悠久，你是本來認識的，只是久未見面，因此覺得陌生罷了。像是闊別多年的朋友，乍一看不認得了，仔細看看就認出來了。我舉下面這兩句八個字為例，其中就有五個簡化字，我敢保證你一定都能認出來，毫無困難：

振兴中华，祖国万岁！

客：唔，不錯。我都認出來了。你看這個“华”字，面孔雖然陌生，但我一下子就讀出來了，它字面上讀得出音來，平心而論，要比繁體的“華”字好認。真有點意思。

主：那咱們再來試試，下面我隨便舉出十六個詞組，每個詞組裏都有兩個到四個簡化字，一共四十九個簡化字。你讀讀看：

国庆佳节 开运动会 艰难历程 处心积虑

观点明确 记忆犹新 游园惊梦 无关痛痒
态度诚恳 生产关系 见多识广 尽力而为
毕业证书 机动灵活 闻风丧胆 众叛亲离

客：啊，我都認下來了。說實話，有幾處是靠上下文猜出來的。“忆”“痒”兩個字簡化得乾淨利落，比原字筆畫省多了。“惊”字特有意思，在我看來，豎心旁比馬旁更加合理，膽戰心驚嘛。聲符“京”比“敬”不僅筆畫少，而且讀音更準。“运”“恣”“毕”“历”都讀得出來，比原字好認。“开”“关”“亲”“离”保存了原字的特徵，一看就認出來了。我現在開始相信你所說的：簡化字不難，而且還想補充一句話：滿有意思的。

二 簡化字是從哪兒來的？

客：我想問一句：簡化字是從哪兒來的？

主：簡化字是從簡體字來的。一個字有幾種寫法，其中筆畫少的叫簡體，多的叫繁體。簡化字是從簡體字中挑選出來，經過羣衆討論，然後報請政府批准公佈的規範的簡體字。

客：簡化字來源於簡體字，那簡體字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呢？

主：簡體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我國最古的文字甲骨文，因此可以說它的歷史同漢字本身一樣古老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不少簡體字，漢魏六朝的碑刻上也有很多簡體字。比方把“萬”簡作“万”，“來”簡作“来”，“無”簡作“无”，“屬”簡作“属”，“禮”簡作“礼”，“蟲”簡作“虫”，“塗”簡作“涂”，“幹”簡作“干”，“達”簡作“达”……這些簡體字在漢朝就出現了。

客：漢朝離今已有一千七百年至二千一百年，這些真可算得老牌簡體字了。

主：你看這個“万”字，西漢建平年間的《郾縣碑》上就有，距今約有一千九百年了。到了三國時期，把“亂”寫作“乱”，“辭”寫作“辞”，“體”簡作“体”，“尋”簡作“寻”，“喪”簡作“丧”……都出現了。以上

提到的簡體字，現在都已採用作簡化字了。

客：文字是一種交際工具，使用工具要講究效率，看來古人也懂得這個道理。

主：唐朝人的寫經，裏頭用了不少簡體字。到了宋朝以後，由於有了雕版印刷，民間流行的平話、雜劇、唱本這一類通俗文藝作品中，簡體字就用得越來越多了。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劉復（半農）做過搜集整理工作，編了本簡體字的專書《宋元以來俗字譜》。

客：不過這裏有個問題。漢字是所謂象形文字，古人造字，字形之中具有精意，有所謂“六書”。現在加以簡化，以致一部分字面目全非，會不會被人認為簡化字破壞了古人造字的精意和原則？

主：關於這一點我國著名文字學家錢玄同發表過極為精闢的意見。他說：“文字本來是一種工具，工具應該以適用與否為優劣之標準。筆畫多的，難寫，費時間，當然是不適用；筆畫少的，容易寫，省時間，當然是適用。我們應該以謀現在的適用不適用，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。”其實漢字發展到隸書，已經談不上什麼古人造字的“精意”了。劉復就這樣說過：“若說簡筆字不合於六書，則太陽並不是方的（“日”），狗並不是兩條腿（“犬”），試問楷書之合於六書者安在？”看來真要保持古人造字的“精意”，我們的漢字就非退回到隸書以前的古文字去不可。

客：這話倒也說得是。不知古人有沒有贊成用簡體字的？

主：有啊。我舉兩個人。明朝梅膺祚，他編了一部《字彙》，收字特多，共三萬三千多。此書頗有創

新，後來的《康熙字典》、舊版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、《中華大字典》基本上都沿用它的體例。他的《字彙》中有意識地收入許多簡體字。他這樣做的理由是：“近世事繁，字趨便捷，徒拘乎古，恐戾於今，以今時所尚者酌而用之。”還有個黃梨洲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，他主張寫“俗字”（即簡體字），認為可省工夫一半。這些話我們今天聽來，仍然覺得很有意思。這兩位一個是從時代的發展，一個是從書寫的效率，支持了簡體字，他們是文字問題上的開明派。

三 簡體字運動的歷史

客：簡體字的歷史你已經談了。我想請你談談人們如何有意識地提倡簡體字的，或者說是怎樣開展簡體字運動的。

主：中國近代最早提倡使用簡體字的要算太平天國，連“太平天国”國號就用的簡體字！他們在安民告示、便民由單、門牌、行船路票、完糧串票、卡憑、墓碑、對聯上廣泛使用簡體字。其中有五十多個簡體字，我們已經收作簡化字。例如“範”簡作“范”，“乾”簡作“干”，“雲”簡作“云”，他們早已這樣做了。本世紀初，當時中華書局的主持人陸費逵，熱心提倡簡體字，他把它叫作俗體字。他於一九〇九年在《教育雜誌》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《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》的文章。到了一九二一年，他又發表《整理漢字的意義》，文中提出兩項辦法：一是劃定二千字左右作為通俗字的範圍；二是減少筆畫。第一步採用已有的簡體字，第二步把尚未簡化而筆畫多的字加以簡化。歷來提倡簡體字的人都有一個“述而不作”的原則，即主張把已有的簡體字加以推廣，而反對創造新的簡體字。陸費逵的主張前進了一步，還在當時是個大膽的倡議。

到了一九二二年，錢玄同在當時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會上提出《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》，他首先指出：“現行的漢字筆畫太多，書寫費時，是一種不適用的符號，為學術上、教育上之大障礙。”他認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雖是治標的辦法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。這個提案雖經大會通過，還決定成立了一個委員會，但是正如後來黎錦熙所說：“不幸十餘年來，並無成績。”到了一九三四年，錢玄同又在國語統一籌備會上提出《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》。根據這個提案，在他的主持下於一九三五年編成《簡體字譜》（草稿），收二千四百多字。

客：這個《簡體字譜》的下落如何？

主：送國民黨教育部了。話分兩頭。當時上海文化界陳望道等人，於一九三五年新春，發起組織手頭字（實即簡體字）推行會，選定第一批手頭字三百個，發表《推行手頭字緣起》，並且立刻在上海出版的《太白》、《世界知識》、《譯文》等十幾個進步刊物上實行起來了。讀者覺得面目一新，無不稱好。在當時這樣的形勢下，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公佈了《第一批簡體字表》，收簡體字三百二十四個，是從錢玄同的《簡體字譜》中選出來的。不料四個月之後，於一九三六年二月，這個簡化字表就被撤回了。

客：這就奇了！其實當時付諸實施就好了，這樣就比一九五六年大陸公佈的簡化字早整整二十年，豈不甚好？

主：可是，在當時這件事却受到那些復古守舊的人的反對。據說在國民黨中央的一次會上，戴季

陶聲稱爲漢字請命，請求國民黨最高領導撤回簡體字。那次國民黨教育部的公布簡體字就這樣流產了。

四 從《漢字簡化方案》 到《簡化字總表》

客：簡體字運動是簡化字的前史，現在該輪到你來介紹簡化字的情況了。

主：好的。建國以後，一九五〇年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就着手搜集常用簡體字，於一九五一年編成《第一批簡體字表》。經過多次反復修訂，於一九五四年底編成《漢字簡化方案(草案)》。一九五五年一月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(簡稱文改會)會同教育部、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聯合通知，印發《漢字簡化方案(草案)》三十萬份，向全國徵求意見。有二十萬人參加了討論。一九五五年七月，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，董必武任主任委員，郭沫若、馬敘倫、胡喬木任副主任委員。同年九月，根據全國徵求意見的結果，文改會作出《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》，提交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議。

客：對於漢字，每個識字的人都會有不同意見，這種討論一定是很有趣的。

主：一點也不錯。委員會開會討論時有過一段“佳話”。修訂草案把“國”簡化作“国”，即方框裏一

個王字(太平天国就是用的這個字)，就有委員提出異議，現在是人民當家，不興用“王”字。郭老作解釋：此乃張王李趙之王，非國王之王。

客：郭老此話有理。中國人姓王的特別多，以王字來代表人民也說得通。

主：話是不差，但是有的委員還是不同意。最後通過：“王”字加一點成爲“玉”字，這就是今天的簡化字中“国”字的由來。這個“国”字，跟日本對國字的簡化碰巧完全一樣。

客：由此看來，審訂委員會的工作還是很認真的，可以說是“一點不苟”。

主：《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》還經過一九五五年十月間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通過，然後於一九五六年一月由國務院通過並作出決定：“簡化字應該在全國印刷物和書寫的文件上一律通用，除翻印古籍和其他有特殊原因的以外，原來的繁體字應該在印刷上停止使用。”

客：這裏說的“特殊原因”指的什麼？

主：主要是指書法藝術說的。書法藝術自然不受漢字簡化的限制：可以寫簡化字，也可以寫甲骨、鐘鼎、隸書等各種古體字。此外，有些報紙書籍爲使海外僑胞、港澳同胞、台灣同胞便于閱讀，也有使用繁體字的，例如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就是。

客：國務院討論簡化字，有沒有爭論？

主：有啊。那天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簡化字，會議由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。在討論到“葉”簡作“叶”時有爭論。有人認爲，“叶”是“叶韻”的“叶”，讀

音也與“葉”不同，不能代替“葉”。另外的人認為民間已經流行，一字兩讀有何不可？兩種意見相持不下。周總理問坐在他對面的外貿部長葉季壯：“你姓葉的有什麼意見？”葉說：“我贊成以‘叶’代‘葉’，寫起來省事。”周總理環顧一下四週，說：“喏，你們看姓葉的都同意了，我看就通過吧。”就這樣通過了。

客：一九五六年方案公佈以後有沒有發展或者變化？

主：有發展。到了一九六四年，經國務院批准，對於擴大類推簡化的範圍作了進一步明確的規定，因而簡化字的數量也有了相應的增加。根據這一規定，文改會編印了《簡化字總表》。這個總表是今天我們使用簡化字應該遵守的規範（《總表》於一九八六年作了個別修訂，重新公佈，因此應以一九八六年新版的《總表》為準）。從一九五六年的《漢字簡化方案》到一九六四年的《簡化字總表》是一個發展。

客：慢來，什麼叫做“類推簡化”？

主：我下面就要解釋這個問題。

五 簡化偏旁和偏旁類推

〔從這一節起，請隨時參看《簡化字總表》，見卷末附錄一。〕

客：聽你關於簡化字的介紹，我看得出來，國內推行簡化字是極其慎重的：經過反復研究才制訂出個草案，經過全國各地二十萬人的討論，經過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討論，經過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的審訂，然後才送請國務院批准公佈推行的。

你說《簡化字總表》是今天使用簡化字的規範，現在就請談談這個總表。——不過，我想先問一句，因為我急於想知道：總表裏頭到底有多少簡化字？

主：我們現在開始接觸到我們談話的核心了。這個核心就是《總表》。總表共收二千二百三十五個簡化字，其中有兩個字重見，因此實際字數是二千二百三十三個。

客：這一下你把我嚇壞了！我這兩個月的停留，能學會這二千二百三十五個簡化字麼？

主：請你放心，會有辦法的。首先你不要讓這個數字把你嚇唬住了，其實你至多只要學習二百個左右簡化字就行了。號稱二千二百三十三字，實際上其中有二千多字你不用學習就能掌握。那需要學